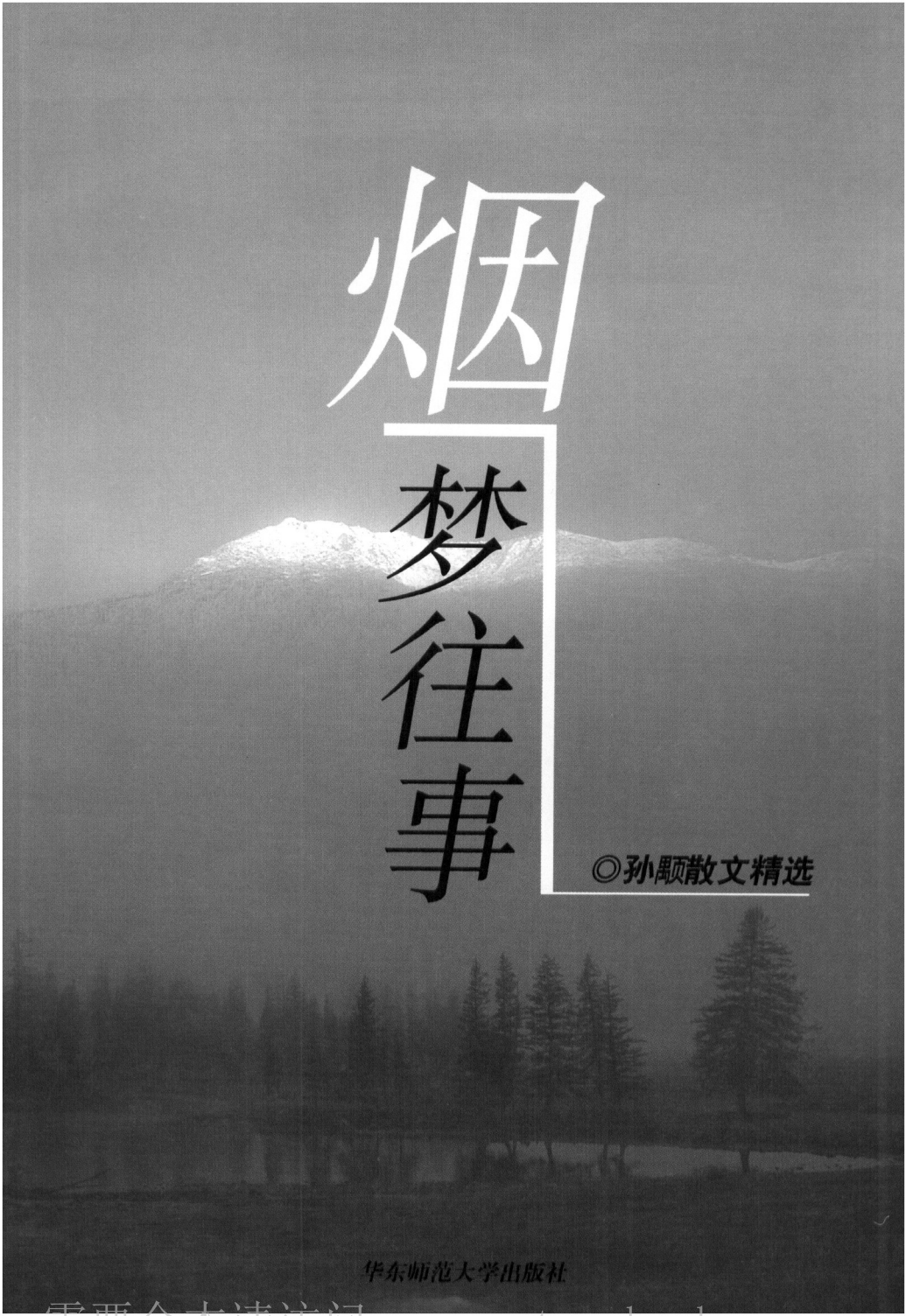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四辑 ◎ 尘海素描

125 师者
127 父子
130 第一盏灯
133 黄昏的潇洒
135 望子渡洋
137 黄忠不老
139 叩响西方之门
142 作家个性
145 三位翻译
150 行万里路

第五辑 ◎ 风云遐思

157 远近篇
160 佛
163 磐陀石之夜
166 美国西南有一道沟
171 黑色纪念碑
176 少妇、鸟笼及地下室
179 在印第安人中间
182 在多伦多街头
184 东京机场的遭遇

第六辑 ◎ 凡人世界

189 新月
191 倦客
194 凡人小品十五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们能否富起来 198

第七辑 ◎ 出版杂说

《我与上海出版》序 211
“宽”与“严” 214
信誉 216
热闹的书市与淡淡的忧虑 218
话说书价 220
传统与维权 224
问题与前瞻 226
建立权威的网上出版物市场 235

跋 238

序

徐中玉

十五年之前，当孙颙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，就已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。读后我深为欣喜。除了向他祝贺，并请校报发布了这个消息，以鼓励同学们的积极努力。那时他还担任班级中的几种职务，因此在召开系里有关教学问题需要请些学生代表一道参加时，我有较多机会见到他并听到他反映和提出的意见。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:思想敏锐，工作细致，态度诚实。十多年来，因为同在上海的文学领域里，我们仍有较多机会晤面。感到他的负责范围虽然扩大、承担工作虽然更重，他的作风确还是那样一贯。他能得到越来越多同志们的信任不是偶然的。

孙颙现已是著名的小说家了。由于连续多年担任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，使他不可能像当年同级同学赵丽宏、王小鹰们有时间写得那样多，他内心里则一直依然想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。几次我听他说：写作时间确实很少，仍努力争取每天写一点，即使只有几百、上千字。这当然很艰苦。但他的《雪庐》等甚获好评的长篇小说还是出来了。

可能也是由于他的这样的工作环境，行政管理事务太忙，缺少比较完整的一段时间，但又有许多东西可写，而且不

能自已，所以就产生了诸如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他的许多散文来。孙颙的小说集已出版多种，散文集这却还是他的第一种。在这本散文集里，他的敏锐思想、细致工作、诚实态度也一样表现在中间。对各种人生遭遇，把他的一些感悟娓娓道来，自然流畅，怎样想就怎样说，但求能与读者心心相印，在一派开朗、明亮优美、充满人情的心灵世界中互相融会，沟通。一味悲叹失落太消极，过分的雕琢会细弱，失实的夸张不免轻薄，“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”，不能说古人这种提醒对我们今天的作家已没有什么作用。孙颙在散文创作上走的也是一条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。

孙颙的第一本小说是他在母校学习时很难得地在北京出版的，现在他这第一本散文集又是他母校的出版社向他约来出版的。国家和母校总是热望着积极努力的青年志士大批成长起来，得以充分发展他们的才智、潜力。无疑我也能从同学们的成长、发展中得到鼓舞和力量。

1994年9月25日

烟梦往事 第一辑

入世前，谁没有梦?
入世后，累得忘了梦。
入世既久，常听人生如梦。

在高高的书架下

人生是一次远航。起锚时的林林总总，那岸上的斑驳，那港湾的纷杂，深深烙进他的心底。当他在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浮，从心底荡起的思绪便来慰劳他的寂寞；当他在翻腾咆哮的浪谷间争斗，从心底迸发的潜力便来支撑他的肌骨。

我的文化意识的萌动，好像是在南昌路两排高高的书架下。那是幢临街的小楼，底层的客厅，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，高却达三米。外公是读了一辈子书的文人，后半生供职文史馆，藏书甚丰。客厅南、北两面是门与窗，东、西两堵整墙便悉数为高高的书架堵塞；墙角落，重重叠叠垒着漆得乌黑的书箱，据大人说，那是藏史籍的。

小时候，过暑假，父母恩准，让我去外公家打扰几天。年少的小舅舅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不讲辈分，舅甥俩十分亲密，夜间便在客厅地上铺席而睡，那两堵书架便愈发高大，在黑暗中如悬崖峭壁耸立在我身旁，令我敬畏。我不明白，外公何以能读那么多的书。那时候，我还不懂“知识海洋”这样的词儿，在感觉上却完全接受了它。大人给几角零用钱，去街上小书摊租来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的连环画，待夜风将酷热一点点收去，我和小舅舅睡在草席上，于天井蟋蟀的鸣唱中，一页页翻过去，竟还生出妄想：总有一天，我也能把那书

架里厚本儿读尽了。

后来，或许是老人觉得孺子可教，或许是外公偏爱外孙，老先生给我讲过古文与诗词格律，点拨过围棋要理，并将他用蝇头小楷写成的围棋图谱手稿送给我。可惜，上山下乡之前，我将那手稿搁哪儿了。现在已找不见。

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远远的，有时，觉得那两排高高的书架已遥不可及，恍若一梦。在乡下点着小油灯啃干馒头，在海滩上赤脚挑担踩淤泥，我的眼前曾不时闪过那书架长长的影子。我想，我怕没法走到它面前了。上海的家人在信中说，那客厅被街道生产组占了，书架已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。再接下去，一向开朗的外公也患病而逝。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读书人了么？

然而，化为桌凳的书架的魂儿，却落在我心中散不去。在乡下，只要寻得到书，我仍如饥似渴地读。那时候，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，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哼几句五言、七言的小诗，如，犁田回归，哼出“夕阳西下红一线，水牛横跨悠悠还”，不伦不类，不文不白，自得其乐而已。至于后来慢慢学写起小说，怕也和始终不肯丢弃对书的爱好有关。

前年，我将对那两排高高的书架的眷恋之情写进了小说《雪庐》之中。

1992年